

突破封锁到苏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范长江正在香港担任《华商报》副总经理,代表中共向港澳同胞和南洋华侨宣传团结抗日,报道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政治现状。香港沦陷后,《华商报》被迫停刊,范长江经澳门辗转抵达桂林。由于蒋介石再次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周恩来同志指示,让他去武汉附近找李先念,或者去苏北根据地找陈毅。

1942年春,范长江先是改名樊翎田来到武汉。由于没有找到通往李先念部队的秘密通道,他连夜坐船出洞庭湖,摆脱了敌人沿铁路和公路的追捕后来到上海,找到了国际新闻社的记者、恽逸群的外甥顾雪雍。在恽逸群的安排和上海地下党交通员的护送下,范长江化装成一个农民,穿着沾满泥土的粗布衣裳,还剃了个光头,顺利地避开了敌人的眼线,乘船到达南通天生港,当天晚上就进入了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开始了他盼望多年的敌后斗争生活。

在这里,范长江见到了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和一师师长粟裕。刘炎是南昌起义后南下部队的一员,与范长江曾经并肩作战过。没想到,两人在分别15年后会在苏北聚首,不禁悲喜交集,彼此说了很多离别后的情况。不久,刘炎邀请范长江给一师直属单位连以上干部作了一次时事报告,讲我力量的对比,谈革命的前景,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效果。在和粟裕师长见面时,范长江了解了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基本情况。

8月下旬,粟裕派一名营教导员率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范长江通过敌我交界的水网地带,到达阜宁停翅港新四军军部,见到了

范长江在苏北的烽火岁月(上)

◆ 苗青

今年适逢新四军建军80周年,范长江诞辰108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和他的新四军战友们。



▲ 抗日战争初期的范长江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陈毅见到范长江非常高兴,对他说:“早就收到南方局电报说你来了,非常欢迎你到新四军来开展抗日新闻工作。”范长江也感到无比兴奋和温暖,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根据地的新闻工作。

在根据地,他亲眼目睹了新四军和人民群众互助共建的热烈场面,以及军民结合所产生的伟大力量。很快,他就发了三篇电讯到延安,其中《名记者范长江报道苏北根据地观感》《苏北建设突飞猛进——政治经济文化提高人民踊跃参加抗战》两篇文章刊登在了《解放日报》的一版头条位置。毛主席旋即致电陈毅:“代我向他(范长江)致慰问。”

专心致志办新闻

范长江在苏北工作期间并不是军事干部,没有进入新四军部队序列,他的身份就是新闻单位的领导。今年已经101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庄重同志,曾经与范长江在苏北共事过。他回忆道:“范长江在地下党帮助下,于1942年7月7日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范长江一到苏北就积极活动,一百多天里办成了几件事。创建新四军苏中分社(下设两个支社),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当社长。在新四军军部成立‘华中新华社’,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任社长(不久改由范长江继任)。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范长江采写的两篇《苏北根

据地观感》。9月16日,毛主席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赞扬了这两篇通讯。此外,范长江还建立了新华社淮南分社,包之静兼任社长;建立淮北支社,张景华兼任社长。这期间,范长江在苏中还开办电务人员训练班,选调赵元龙当班主任,为新华社的发展准备电务干部,派戈扬北上筹建新华社苏北分社。在这么短的时间,范长江穿过多少道敌人封锁线,跑了多少里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庄重同志的回忆,仅仅罗列了范长江抵达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初一百多天里的工作成就。实际上,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他在根据地尽职尽责地开展党的新闻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新四军战斗生活

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华中分会成立大会
▲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解放



敦刻尔克

[英]约书亚·莱文/著
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译



15. 阻止德军前进

对于那些在5月28日继续与德军作战的人来说,比利时部队已不复存在了。利奥波德国王投降的主要后果是在蒙哥马利的第3师左边,以及距离敦刻尔克以东只有20英里的沿海城镇尼乌波特之间产生了一个20英里长的缺口。

蒙哥马利对此作出的反应是派出第12皇家枪骑兵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装备有莫里斯CS9装甲车的骑兵团,该团收到的命令是将伊瑟河上从第三师的侧翼起,一直到海边为止的所有桥梁全部摧毁。

他们对德军的干扰行动非常及时——在至关重要的迪克斯梅德·弗内兹公路桥遭破坏仅十分钟后,德军的第一批摩托车便到来了,接下来到达的是满载步兵的卡车。德国人惊奇地发现这座桥梁被摧毁了,更惊讶的是,他们发现第12皇家枪骑兵团的装甲车在等着他们。德军摩托车驾驶员和很多士兵被打死打伤。如果第12皇家枪骑兵团来得稍晚一些的话,德军就会跨过运河,到达敦刻尔克。

然而尼乌波特有两座桥,其中一座被毁坏,另一座桥梁仍然完好无损。英国第12皇家枪骑兵团的B中队战斗了一整天,将德国人挡在城外,但他们找不到任何能摧毁那座桥的工程师。随着夜幕降临,一名军官和两名军士试图用手榴弹摧毁它,大着胆子尽可能地爬到离桥最近处。正当他们要投掷手榴弹时,德国人射出了一颗照明弹,看到了这三个人。英国人设法将手榴弹投了出去,但没能破坏桥梁。在三人逃命时,一名军士被杀。不久后,该城燃起大火,第12皇家枪骑兵团被迫撤离。对德军来说,沿海岸到达敦刻尔克的道路上已经毫无障碍,这令人担忧。

英国第12步兵旅随即被派往尼乌波特,以阻止德军前进,但在运输部队时出现了混乱,浪费了数个小时。与此同时,两个英军工程兵野战连匆匆忙忙地前去摧毁了剩下的桥梁,并设法困住了德军,直到英军第12步兵

旅终于到达为止。至此,德军暂时还没有突破敦刻尔克东部。

在敦刻尔克西南部,英军第2步兵师的任务是让德军无法靠近拉巴塞运河中一段长15英里的水道。这是一项至关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英军的主力正在运河正后方进行撤退,规模令人惊讶的德国部队正在试图突破防线——包括第3、第4和第7装甲师以及党卫军“骷髅”师。现在,“暂停进攻”的命令已经被解除,德军装甲部队渴望着补回自己损失的时间。

英国皇家韦尔奇燧发枪手团和达勒姆轻步兵团在运河线北部的圣维南镇驻扎,5月27日上午,他们遭到了德国坦克和步兵的袭击。虽然英军在当天大部分时间内成功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士兵被杀或被俘。英国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团的一个机枪营曾尝试前往梅尔维尔,但失败了,而再往南朝贝蒂纳,朝着第2营的方向走的话,会看到英国皇家诺福克团(彼得·巴克莱,埃尔尼·莱格特和乔治·格里斯托克勇敢地)在埃斯科特河上战斗时,就是在跟着这个团一起战斗,它正在德军轰炸机和坦克的猛攻下,坚守着防线。

5月27日下午晚些时候,英军指挥官四处走动,询问士兵们,他们应该继续抵抗,还是应该投降?有人说投降,但布朗认为应该继续抵抗。“我没想过自己会被俘、被杀或受伤。真的,我们就光顾着开火,然后就开个玩笑罢了。”不过军官最后仍命令他们停火。但这位军官也说,如果有人认为可以突围的话,那他们可以尝试。有两个士兵注意到一条路上有烟雾冒出,所以他们开始往那个方向走,希望用烟雾作为掩护。但他们很快就被逼进了路边的一条壕沟,他们在那儿被德国士兵发现,这些德军向他们喊话,让他们举起双手。当德国士兵靠近他们时,他们引引人注目的外表立刻给布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军士兵的衣服上是党卫军的“SS”双闪电标志以及骷髅头徽章,还携带着自动步枪。

在拉巴塞运河的战斗结束后,参战英国部队的兵力只剩下约10%。然而,这支部队成功完成了为英军主力撤退的殿后任务,结果是到了5月27日至28日晚时,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人员都安全抵达了利斯河以北。

13. 精心创作

回到上海,黄蜀芹请李子羽、宋国勋两位编剧创作这个命名为《人·鬼·情》的电影剧本。可当剧本初稿完成后,也许他们并没有深刻理解黄蜀芹的设想和追求,仍然拘泥于对一个女演员生活经历的直接描述,一种很客观的态度和很平常的叙事体。这不是黄蜀芹想要的,只得全部推翻,亲自写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工作台本。当她在细致考虑影片的时空转换和结构时,拍摄的方案也随之成熟:设虚实两条线,女主角人公秋芸的世界——一个扮演男主角的女艺人的艰辛与坎坷。这条线是叙述性的、情节性的、写实的。但这部分要尽量概括、浓缩,留出篇幅来给另一条线——钟馗的世界——钟馗带着一行小鬼载歌载舞赶路前行,去送妹妹出嫁。这是女主角人公秋芸表演、创造的虚拟世界,这条线是描绘性的、表现性的,对人物心情起着宣泄作用。虚实两个世界在影片中交替出现,每遇秋芸的命运转折关头,钟馗总是在另一个世界关照着她,这样一个丑陋却充满人情、人性的独特形象,对女主角的心理起到了强烈的升华作用。

创作大纲和结构定下后,重点就是选男女主角了。女主角秋芸的扮演者,既要有戏剧功底,又要会在镜头前表演。徐守莉原是京剧演员,后来改行演电影,曾在《野山》里出演过名叫秋绒的小媳妇。初次试妆时,黄蜀芹就发现她跟裴艳玲有点像。等她剪了长发,假小子模样的她更有裴艳玲的范儿了。

影片里的钟馗则必须由裴艳玲自己来演。这部人鬼交融的电影之所以会诞生,就是因为黄蜀芹认识了裴艳玲这个天才演员。裴艳玲说,她嫁给了舞台,即便是在人群、鲜花、掌声的包围中,她依然可以从容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黄蜀芹太赞赏她了,这个“漂亮的真闺女”,偏偏要演世界上最丑陋的鬼。影片最后钟馗有一段很完整的表演,没有扎实的戏曲表演功底是扛不下来的。这是秋芸,也是裴艳玲的又一个艺术高峰,换作别的演员,不可能有裴艳玲那样的深刻理解,表演就会打折扣。所以,演钟馗的非裴艳玲不可。

秋芸养父一角,黄蜀芹请“戏好人清高”的李保田来演。李保田和裴艳玲一样,也是梆子剧演员出身,对裴艳玲也非常熟悉,所以由他来演养父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

后来的一切证明,黄蜀芹的选择是对的。裴艳玲演的就是自己,所以好得出意料。而徐守莉和李保田的表演,让黄蜀芹暗暗叫绝。

《人·鬼·情》的第一场戏在保定剧场后台开拍:初恋受挫的秋芸演《三岔口》被人暗算,一颗钉子扎进手掌心。回到后台,秋芸内心万般痛苦,几乎崩溃,眼前晃动的是各式各样脸谱。黄蜀芹觉得这时的秋芸是需要宣泄的。她问徐守莉:“你有没有这种心境?心中充满闷气,然后走过公共汽车站去踢汽车或用力挤车时与陌生人吵架?”“我常常这样干的,”徐守莉笑了:“这种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裴艳玲了。”徐守莉是个好演员,只见她抓起黑红二色油彩,重重涂在自己脸上,悲愤地大声嘶喊……黄蜀芹站在摄影机旁看着她的表演,内心再次受到震动,几乎难以控制。

李保田是老戏骨,精心设计每场戏的表演动作,但更多的是即兴发挥。黄蜀芹欣赏这样的表演,既准确又鲜活。黄蜀芹自问:李保田的这种表演是生活化还是舞台化?有些场景原本就是意境化的,对话也经过提炼,与百分百写实有一定距离,而且这是一个想过戏瘾、半醉的老艺人,所以,李保田的表演很合适,分寸拿捏恰到好处。

黄蜀芹从小在舞台上看妈妈丹尼演戏,她喜欢有力度的电影表演,也熟悉演员的内心需求,因此,亲自为李保田写了火车铁道旁送秋芸回剧团那场戏的一段台词:“生死不论,永不反悔,这是早就说好了的。你想想,灯光一亮,面前一片黑压压的观众。你就看见灯光,别的全看不见。锣鼓一响,人一出台,就什么鸟事都没了。只有你在中间站着,这就叫角儿!角儿啊!”只有特别了解舞台的导演,才写得这样的词,李保田演得酣畅淋漓,赢得喝彩声。黄蜀芹认为李保田扮演的养父倔强的,对女儿又爱又凶,太让人印象深刻。果然,李保田后来以《人·鬼·情》中的出色表演,荣获第八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黄蜀芹 沈一珠 夏瑜 写意光影织妙镜

